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六

紹興四年

歲在甲寅

春正月丁巳宰執論遣使事上舉申包

胥曰秦伯初無伐吳存楚之志感申包胥之誠為賦無衣秦師乃出然則合兩國之成回難回之意只在使人耳  
鼎澧鎮撫使程昌禹遣統制官杜湛與制置司統

制官王渥趙與同引兵攻楊么已未破皮真寨俘賊黨陳欽等八十人奪船三十於是湖中小寇皆震恐不自

安矣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制置使王玘討賊久未有功壬戌上謂宰相曰王玘使據上流可令岳飛自下流進兵賊無所逃矣今賊恃險與水嘯聚甚久譬如人病若淹歲月必生他疾宜速除之戊辰上與執政論北方事朱勝非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撥亂而以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為固爾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四川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文付下

時浚已出蜀而奏纔至 癸酉工部尚書胡松年遷吏部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既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宮 先是御史臺檢法官李元濬論保正稅長之弊上諭宰執曰役法推行寔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富貧者至貧民力重困此宜講究甲戌上又曰元濬所論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務也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其令州縣條利害上之 初川陝宣撫處置副

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州及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  
自秦鳳至洋川命經略使魚都統制吳玠主之屯和尚  
原金房至巴達命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  
茂命統制官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  
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時遣師古率統制官李進戴越王  
師古等引衆打糧於河州因襲大潭縣叛將慕洸拔寨  
遁去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  
內懷慙懼遂隻身降敵吳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

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然自此遂失  
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叅知政事席益既辭使金  
及金使對榻前又無一言之助於是臺諫交論其失二  
月壬午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論者不已尋詔  
落職 癸未上曰國家任用小人當退之也朱勝非曰  
陛下如天地初無愛憎始謂其賢則用之既知其非則  
退之所以為公也上又曰人或以開河為非急務朕語  
之曰禹卑官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以為無間然安可

謂非急務要措置有方爾 先是議廢觀州下廣西師  
司相度未上二月乙酉上謂宰執曰知其無益於國便  
可廢之然當時取之不足為利今日廢之亦須慮患徐  
俯曰誠如聖諭元祐間棄渠陽匆匆城中人未出者為  
蠻所殺紹聖中唐義問所以被讒蓋禍始于此也 鼎  
寇楊么既為官軍所敗其黨雖出降而賊防之甚嚴鄰  
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利其隨身之物  
又殺而奪之鎮撫使程昌禹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

同故降者稍衆遂申朝廷乞招安時知樞密院張浚自

蜀還

是月朔日浚至潭州

留其屬官馮楫同湖南帥臣折彥質措

置招安丙戌宰執奏其事上曰公等愚民嘯聚守令之罪苟欲自新令王瓌折彥質招之以成朕好生惡殺之意既而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昌禹殺戮為辭尋有詔除昌禹殺獸閣待制知鎮江府候招安畢日行是月

知樞密院事張浚還朝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為學舍以待河東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



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  
還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炳言浚被  
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  
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至設秘閣以崇儒擬尚  
方以鑄印反被詔不肯出蜀乞行黜責炳侯官人也  
金左都監烏珠與萬戶薩里罕領衆十萬復大入攻仙  
人關宣撫使都統制吳玠乃豫為壘於關旁號殺金坪  
嚴兵待之統制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

可失當臨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  
之必矣於是金人至亦據高阜且戰且攻壘玠與烏珠  
約相見烏珠誘玠以王爵不從三月辛亥朔金兵攻壘  
益急玠命統制官吳璘領射士號駐隊者更迭射之矢  
下如雨敵死者布地而復踐以登玠又遣政與統制官  
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滿四山大  
震鼓隨之壬戌夜壘中大兵出敵不意攻烏珠薩里罕  
兩大寨破之連戰皆捷金萬戶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

金不能支遂遁去統制官王俊等追百餘里至鳳州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師以下皆令攜孥而來又選取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期不徒還既不得騁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 丙辰端明殿學士江西大帥趙鼎在洪二年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至是召還 辛酉詔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是日福建漕臣鄭士彥進讀上曰閩中地狹民貧勿縱吏槌剝以重困之官吏姦賊者當劾不可默也 癸亥以侍御

史辛炳為中丞時宣州奏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不論  
罪而給事中孫近因疏駁大理寺之失論宣州有觀望  
乞併罪之甲子上謂宰執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諸  
郡後有疑獄不復奏矣趙鼎曰此正國家立法之意也  
乙丑罷後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  
職福州居住 朱勝非閒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  
除官至節度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之財悉陝之  
兵凡三十萬衆與金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

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  
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  
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 癸酉知湖  
州汪藻編元符崇寧大觀詔旨先進二百卷詔送國史  
日厯所 江西制置使岳飛奏虔州盜發已遣兵討蕩  
甲戌上曰盜發不免加兵然皆理其未也不若理其本  
如守令得人能奉行詔旨無以擾之即民自安業盜何  
自而作耶 時梁衛之地悉淪偽境河南鎮撫使翟琮

以數城孤立力不能敵乃引部曲突圍而出自歸於本  
朝詔琮知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改授江東鈐轄其衆  
分隸諸軍先是偽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  
拔來歸泗州守臣徐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僉  
書樞密院徐俯欲斬澤送首劉豫叅知政事趙鼎力爭  
遂令宣撫司婉辭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闕鼎復奏若  
恐妨和議令宰執以諭世忠密受之却報偽境謂北界  
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遂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

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金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誠侵襄鄧隨郢又遣重兵攻川口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乃詔釋宗誠罪命澤以官且給閒田處其衆於淮西夏四月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為川陝宣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言者謂軍興以來

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士而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莞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御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辛巳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右諫議大夫唐暉等言前宣撫司叅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為張浚主謀而尚列從班望行貶竄癸未詔貶子羽於白州唐落職奉祀先是浚令前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直祕閣



榮陽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及浚以次  
皆貶而澄獨入對未幾遷直徽猷閣除漕江西 江西  
制置使岳飛奏川陝宣撫司於仙人關與金人戰獲捷  
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乙酉上語宰執曰用兵當持重  
飛宜深戒之朱勝非等曰誠如聖訓 丙戌詔閣門各  
省四方館依祖宗舊制並屬中書省不隸臺察 言者  
乞撥免役錢以充和買下轉運常平兩司共議兩浙轉  
運司言於本司無妨而浙東西常平司皆言役錢既充

和買則役人無可以給庚寅乃詔轉運司多方那支

丁酉衢州奏直睿思殿鄭弼經由常山縣騷擾是日詔  
降弼兩官 襄陽重地既為偽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  
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不知所向一日宰執  
奏事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  
何時飛為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  
無如飛者徐俯獨以為不然鼎既與俯異即請上令韓  
世忠以萬人臨泗上為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底

幾兵勢相接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兵而大將遽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時言者以鼎為是俯求去丙午以本職提舉洞霄宮時上欲令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分兵巡邊右僕射朱勝非請遣中使齎劄子付之庶無濡滯上慮內侍到軍中多擾止於急遽發行初南昌潘興嗣高蹈不仕自嘉祐以來趙抃韓琦唐玠交薦於朝起為筠州推官辭不就元符中黃履引徐復孫侔李泰伯例乞官其孫淳授星子縣尉及

蔡京用事追奪之淳既死趙鼎前知洪州奏乞加恩於  
興嗣之孫濤以為庶退自守之勸 丁未兩浙移文婺  
州市御爐炭非若胡桃紋鴉鴿色者不中程戊申上對  
宰執語及此感然曰當艱難時豈宜以此擾人因詔罷  
買有似此類悉禁止之 初上欲重修神宗哲宗兩朝實

錄殿中侍御史常同亦奏二史議論不公所以當脩之  
意且言惟故范祖禹之子冲知其本末時已召冲未至  
五月壬子上諭宰執曰二史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可

趣冲來令兼史事朱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是所當脩今脩之足以彰二帝之盛美矣言者以為祖宗朝宰執每聚議都堂頃駐蹕會稽大臣會議日至三四自呂頤浩再相始不相關願復故事以踵前世都俞之風是日詔從之川陝宣撫使王似等奏吳玠仙人關之捷是日詔宣撫司速上功狀考功郎官孔端朝言唐德宗時陸贄建言盜滿天下宜痛自引咎以言謝之庶叛者革心故所下制

書武夫悍卒無不感涕今陛下刻意恢復而播告之言  
或未有以發之謂宜因事見辭痛自引責以收人心  
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建康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屯  
鎮江以私隙未平殿中侍御史常同奏二臣蒙恩不思  
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示  
國威上以章示劉韓兩軍至是世忠乞差劉光弼充本  
軍統兵官辛酉上謂宰執曰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光  
世弟光烈與世忠弟世良皆帶御器械光烈近召世良

世良峻拒之昨世忠語及此朕諭之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荊以謝時世忠於平江府私第建閣寶藏御書乞賜名有旨賜名懋功學士恭崇禮奏罷之

世忠乞賜閣名見朱勝非閑居錄云

時日歷所

乞闕內東門司會禁中出入及更改事務甲子上謂宰

執曰禁中百事皆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改亦最紛紛多事也朱勝非曰今日皆從簡約自無改之理自紹興初脩今上日歷始置脩日歷所既又號國史日歷所癸酉復詔以史館為名時宰臣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徽猷閣侍制趙思誠為六曹貳思誠高家人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宣和間劉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為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宗寧初挺之首陳紹述實致



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當要路是月以同為起居郎 六月己亥曲赦虔州土賊 初上命江西制置使岳飛復取襄陽亦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司農少卿歸安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飭上流監司帥守餉飛軍毋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於是劉豫求救於金金偽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

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統制官王貴張顯  
進擊敵兵及復鄧州時軍聲大振先是內降以使臣  
王評為秀州澈浦巡檢右諫議大夫唐輝上疏引康定  
元年詔及嘉祐中陳升之劾鎮江軍留後李璋內降轉  
官正其干請之罪以為祖宗至公如是今一巡檢不足  
道深恐此風滋長壬寅乃詔罷之時川陝無執政為  
大帥言者數上章以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因諭朱  
勝非曰西帥難其人朕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為之如張

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 先是荆南制置使王瓌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招安使臣晁遇等且乞割州縣如溪洞故事是月湖南帥折彥質報賊不可招瓌乃復遣兵蹂踐賊禾賊乘大水攻鼎州社木寨破之官軍死者不知其數賊愈增氣瓌與鎮撫使程昌禹皆坐降官 戶部尚書黃叔敖除徽猷閣學士奉祠而去 初吏部法選人改京官而舉主有他故則報罷之至是郎官王恩溫始建請薦員溢格者

本部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詔從之  
秋七月戊申建昌小壘而軍士素驕邀取無度守不  
能制至是守臣劉滂以法裁之兵不勝其憤是日衆集  
為亂滂及母妻皆死滂東陽人也 建昌叛卒嬰城自  
守江西提刑司遣兵招捕時又詔右軍統制官趙詳引  
兵討之庚午宰執奏討賊事上曰辛企宗自建昌使人  
來經營乞姜之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為怯懦無  
謀養成寇正如王瓌在湖南玩寇卒無成功而企宗

又在變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否如此辛未奏趙詳已平賊上慮官軍入城未免玉石俱焚趙鼎曰未必敢殺人恐劫財爾上愀然曰斯民遭此禍可憫令有司優恤之既而言者以為國家艱難以來閩中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為其下所囚率歸罪有司以為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法茲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詔贈朝請大夫

官其子二人 初樞密承旨章誼同給事中孫近出使  
至金廷與其左右副元帥尼瑪哈烏克紳論事不少屈  
金人諭以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  
金遣金吾蕭慶受書併以風聞歸過吾國誼詰其所自  
金以實對乃已還至南京為劉豫所留誼等以計得還  
上嘉勞之乙亥擢誼為刑部尚書 時內侍李廩飲於  
大將韓世忠家即坐手及傷弓匠事下大理寺殿中侍  
御史魏矼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杯酒乃至如

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為之慮建炎三年常禁內侍不得闕通主兵官及預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是月御史中丞辛炳除顯謨閣直學士與郡而去朱勝非閒居錄曰是夏樞府全闕胡松年為吏書綦崇禮為內翰辛炳為中司炳欲遣數言胡綦之失摺據細故毫髮必聞未幾炳踰月論奏二公不已疾小愈未能造朝乞先供臺職有旨從之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叅為不恭中司如此何

以掌朝儀即日出知漳州快快而卒魏石遷侍御史於  
是石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來或造言惑衆  
或彊行捉募或劫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廷雖付之有  
司而未能究治自古善用將者必宰輔因其事幾而御  
之有術臺諫乘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國能御將將  
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心悅誠服安  
靜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敢言之義庶  
幾上下交儆紀綱克振矣 資政殿學士謝克家卒於



衢州 先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入覲頗自激昂奏云  
錢糧不乏器甲漸足臣官職又超衆人所願竭力報國  
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書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  
空言當見之行事八月戊寅朔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  
非等皆知上馭將得其道因言而誨誘之也 庚辰御  
劄以叅知政事趙鼎為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  
朱勝非閒居錄曰勝非在告執政詣勝非問疾鼎曰  
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玠見為

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豈可制乎勝非曰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耶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乃可勝非曰偶疾不能造朝公難自言即同官可能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 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近詔六漕細務令長貳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夫以例決事吏部最多若旋檢例吏得為姦欲七司各編為例冊令法司掌以條檢從之 先是侍御史魏矼論兩淮屯田事上謂宰執曰招

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因舉鴻鴈美宣王  
詩謂中興之業寔在於此胡松年曰朝廷行屯田累年  
惟荆南解潛略措置其餘皆虛文無實效上曰然松年  
復曰漢宣之治總核名實而已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  
無不治者如屯田尤不可欺一歲耕墾幾何收穫幾何  
便足以考上曰卿等可條上當力行之癸未朱勝非上  
屯田利害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  
所得如故有未可者上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

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所陳甚善可  
即行之孟庾等曰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饋餉不易  
更容臣等與勝非熟議 上謂宰執曰素聞岳飛行軍

有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律所以能破  
敵也乃降詔獎之且促飛第賞將士趙鼎曰陛下激勵  
如此其誰不勸尋除飛清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既而  
飛奏辟盧宗訓者知德安府侍御史魏矼言飛新立功  
朝廷當成就其美不宜徒輕儼之徒為其屬郡昔郭子

儀以奏請不行謂為人主所厚願以臣章示諸將因此  
事幾以善其後宗訓之命遂寢 魏劭請遴羣才隨宜  
器使乙酉上謂宰執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  
官劭論隨宜器使劭得用人之道孟庾曰誠如聖諭胡  
松年指疏中語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  
則至公之道行矣天下幸甚 戊子執政奏事趙鼎曰  
臣今西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耶上悟孟庾等  
言趙鼎除使名與王似等同乞自睿旨易之乃除鼎都

督川陝諸軍事既而鼎又奏荆襄乃四川後門遂并領  
荆襄諸軍 趙鼎事實曰是時當國者不可否事事多  
不決吏緣為姦每鼎受狀之日人皆駢集由是見忌初  
上即位以御營使專總軍政其後併歸樞密院宰相得  
兼領至是言者論其失乞令叅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  
為然言者又謂當國者不知兵意專以屬鼎也於是忌  
者益切至除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使皆忌者之說也  
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

其人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是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上悟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為然遂兼都督川陝荆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著已自過人遠甚也上曰朕於大臣未嘗不進之以禮退之以道遂舉清人刺文公詩以為危國亡師之本在所深戒也胡松年曰陛下於鼎可謂任之專

責之重矣 朱勝非閒居錄曰時勝非起復居位已累  
章丐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殊不樂申請數十條  
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勝非叅告進  
呈指此一項奏言臣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  
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需三  
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勝非曰欲支三  
百萬緡半出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  
上可之既退鼎詬怒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 於是鼎



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後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

伍元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鑒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鼎又言臣隨行兵除王進外取於密院及諸處纔二千人而强壯者曾無數百又錢帛各依張浚例初乞錢百萬止得五十萬度牒二萬止得三千再乞得萬八千又乞始足元數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如此况在萬里之外惟望睿

斷不為羣議所移臣實萬幸 趙鼎事實曰自鼎入參  
常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  
步庶可脫當裂天下兵守平江俟敵退徐為之計鼎曰  
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  
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  
大計上意已悟又使浚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  
不遣入蜀以鼎久有此議故也鼎以浚為助者乃寇萊  
公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之同謀事必參差則鼎

之策遠矣 初金左右副元帥尼瑪哈烏克紳居雲中  
是夏始入見金主晟而烏珠自川口敗回燕山亦約鄂  
勒渾同覲至是劉豫遣人乞兵同入寇晟議於諸帥尼  
瑪哈烏克紳沮之惟鄂勒渾請行晟遂以鄂勒渾權  
左副元帥達喇權右副元帥將兵應豫又以烏珠先嘗  
過江知地險易使之為前鋒於是劉豫下書偽境略云  
朕受命數年治頗有叙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元  
議一統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為請於大金

欲割地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豈圖蔑棄大德乃敢偽遣使聘密圖吞噬先叔汝潁次掠襄鄧至有收復燕雲之謀是用遣皇子諸路大總管左丞相麟領東南行臺尚書令會大金元帥大軍直擣僭壘務使六合混一其吠堯之辭悖逆如此先是湖北制置使岳飛令統制官王萬辛太駐清水河以掩敵太不聽命擅歸荆南而鎮撫使解潛不即遣太反妄申太先復襄皆為飛所劾丙申詔太特貸命除名令自効戊戌詔於臨安府餘

杭縣置孳生牧馬監 是日以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王似知成都府 是月以宗正少卿范冲中書檢正官虞灃並為左右史而侍御史魏砮言二人乃執政趙鼎胡松年親黨皆罷之 先是侍御史魏砮薦武臣崔謹習王宏癸卯樞密院擬二人差遣上曰臺臣為朕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論薦人材竊慮私有好惡二人且令籍記他日量材選用朱勝非曰陛下英斷非臣等所能仰窺萬一 荆南制置使王玠下統制官

常概屯鼎州城外

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四年九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以遣使議和非  
便欲進兵恢復乙卯上謂宰執曰世忠為國之心甚切  
可諭以二聖在遠當遣使通問 丁卯合祀天地於明  
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庚午詔朱勝非聽持  
餘服候服闋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官 癸酉  
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趙鼎為右僕射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

趙鼎事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

可遽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  
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為誰諸侍從謀於近日今晚必命  
相公當草制幸密報彷彿以解我憂近入院諸人聚於  
沈與求之家近密報取樞府細位諸人喜而散明日拜  
鼎右相朝士相慶甲戌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引金右  
副元帥鄂勒琿等自淮陽分道入攻舟師由清河據楚  
州進攻承州騎兵渡淮據滁州探者未得其實以為敵

勢甚少趙鼎曰金前侵我境乃入敵國即仇也故縱兵  
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即官軍也故按隊徐行不行  
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趙鼎事實曰劉光世密遣屬官  
告鼎云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韓  
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入福建  
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  
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論如此恐上意移動復乘  
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

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金偽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降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時在承州以援兵未至退保鎮江府 冬十月丙子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軍在馬家渡淮西宣撫使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於建康而三大將事權相敵兼持私隙

莫肯協心上詔侍御史魏矼監察御史田如鼇分往如鼇大庾人也矼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矼因勸之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於上於是光世進軍屯太平州己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復統兵過江駐於揚州上將親征詔略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盡庭

聞之奉卑辭厚幣遣使請和比得敵疆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雖之狂悖率羣偷而陸梁警奏既聞神人共憤誓挺身而效死不與敵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殪彼逆黨成此雋功咨爾六軍咸知朕意自豫僭前此至以大齊名之及是始正其逆罪詔既下人皆鼓勇而朝士中尚有懷疑者或謂趙鼎曰茲事甚大公更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既而侍從及臺諫同日請對翼日宰執奏事退

鼎復奏曰今日侍從臺諫皆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羣議所移上意益堅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亦言今敵人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初知鎮江府沈晦過闕論藩帥之兵可用以為唐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處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渡五郡合

擊金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下則五郡尾襲而邀擊金人安敢遠去頃歲金人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踰一步此制稍定三年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金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克總大兵在建而帥臣陳邦光不與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繫以至周望去而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

零兵二千付臣併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  
兵之法暮年後京口便成強藩况東晉常調京口兵可  
用故北府兵號為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  
以韓世忠屯軍在府其言不用至是晦乞趣張俊統兵  
為世忠之援宰執皆稱晦論議激昂上曰朕知其為人  
語甚壯膽志頗怯更看臨事能副所言否沈與求曰陛  
下用人如此則無失矣時趙鼎孟庾胡松年共薦前  
樞密副都承旨馬擴有才中因苗傅事得罪乞復試用



擴亦請自將三千捍敵上曰齊小白猶能志射鈞之讐  
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既用之止與三千人非是  
俟引見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效死以報鼎曰陛  
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沈與求曰陛下御將如  
此何事不濟既而引擴見復除樞密副都承旨鼎又曰  
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有謀不  
止於鬪智而已與求曰陛下起擴之廢寵以美官必能  
立功以報陛下雖漢祖善將不過如此

除擴在此月戊子今聯書之

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初報國史院問目以  
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館更憑衆議修  
定壬午詔送史館 初知建康府呂祉言今置江北於  
度外非朝廷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乞上親征至是江  
上探報惟祉最為詳密趙鼎言祉慷慨敢為此等人材  
實不易得上曰祉真有方面之才朕留意人物欲其協  
濟多難如知鄂州劉洪道初緣呂頤浩薦而所對多誕  
謾不實雖有麤材何所用之沈與求曰洪道知明州脫

身先遁一城之民盡殪於賊至今人怨 癸未詔鄂乃  
上流宜別擇守臣詔僉書樞密院胡松年往鎮江與諸  
將會議進兵因以覘賊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乞過  
江拒敵戊子上謂宰執曰世忠忠勇必能成功可令戶  
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沈與求曰自敵騎  
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  
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而  
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

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機制變 甲午戶部侍郎梁汝嘉言每月經費一百餘萬緡兼調發所用倍多請權以江浙夏稅及和買十分折納五分二折折四緡三分折六緡其紬則皆折納二折折四緡八折折八緡令轉運司計綱輸送從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探

到劉豫事 丙申積雨餘月戊戌上發臨安陰雲頓開軍容甚整都人欣歎以謂靖康以來未有是舉上登御舟至臨平鎮宰執奏事趙鼎曰臣等扈駕登舟見道傍

觀者皆流涕以手加額蓋陛下以萬乘之尊親總師徒履至險之地苟心懷愛君莫不憂此臣待罪揆路不寒而慄非不欲被堅執銳率衆摧鋒而書生不閑戰鬪又府庫無儲闕津無備隨宜經理倉卒取辦必有過差願陛下收衆智降哀痛之詔捐內帑金以賞激士氣庶可成功此在睿斷勉之而已 韓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杳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徹龔班師良

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  
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伍陣設伏二十  
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金軍金問我軍動  
息良臣以所見對大帥烏珠喜甚勵兵趨江口距大儀  
五里其將貝勒托卜嘉

原作亭董捷不  
也今改正下同

擁鐵騎過吾軍之

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  
亂弓力無所施而我師伍伍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搃  
人胸下捎馬足金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貝勒托

卜嘉烏珠走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賣已將殺之良臣好辭  
得免世忠提舉官董旻與金戰於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  
成閔與戰於承州皆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建  
楊陳楠與旻等具舟載之獻於行在且言使人戰沒者  
三十餘人 壬寅上至平江府復下詔略曰朕急父兄  
之難申子弟之情師行有名天其助順將臨江潞已次  
吳門言念幅員之間共離戎馬之禍使汝等丘墓隔絕  
骨肉散亡罪實在予一人毒乃流於四海浴爾將士勿顧

便安宜各奮揚共圖恢復 宰執奏建炎初黃潛善汪  
伯彥擅權專殺將布衣陳東歐陽徹寘之極典上曰朕  
初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乃各贈秘閣修撰官其  
兩子賜田十頃趙鼎曰輔相非人致陛下責躬自咎如  
此誠為盛德潛善伯彥誤國之罪天下皆知此安可誣  
也 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為戶部  
尚書 十一月丙午朔上御平江府行宮 時沿江既  
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



振撓音日聞欲渡江與敵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  
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  
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  
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宣可煩至尊與逆離決勝  
負哉於是遣參知政事沈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  
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沿江居民旋造  
屋為肆敵雖對岸略不畏之

此據趙鼎事實修入不得其時實言久之張浚來自

閩中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

時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

擊敵庚戌上謂宰執曰淮民不能安業今又遭敵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辛亥上命申嚴密事之禁仍詔漏泄邊機處以軍法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奏乞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壬子詔除軍兵營寨外令孫佑不得應副佑北海人時知平江府上因謂宰執曰臺諫規戒朕所樂聞常恐言者無以補助昨致遠又奏御舟不計其數

可速行機察朕隨行惟三十餘舟皆載書籍此外無一  
玩好趙鼎曰監司郡守之官猶巨艦相銜數里陛下簡  
約如此實帝王盛德事也上曰朕初到平江孫佑所供  
進饈桌子極弊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  
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  
帝王之尊固在鼎等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太平基業  
指日可期天下幸甚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  
乃張浚劉子羽知臣而薦用之今蒙異數望追成命而

於浚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斷自朕志豈可由  
將帥之言況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癸丑詔子羽  
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先是趙鼎薦提舉洞霄  
宮福州居住張浚可當大事顧令執政無如浚者陛下  
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復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喻樗語錄曰樗先受趙鼎辟為川陝  
都督府屬官既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之舉未知  
果有萬全之計或賭采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事成

幸甚不然遺臭萬代矣樗曰今若直前有如頭重不可却也要須有後門鼎曰有則善矣樗曰張樞密在福令只召之恐逡巡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糧樞密來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己未浚至復以為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既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朱勝非閒居錄曰時敵侵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嘗失

身於偽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為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趙鼎遺事曰時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即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為親書詔刊石也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李綱陳禦賊之策大略謂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宜擣潁昌出其不意則必

還以自救此為上策召上流之兵沿江而下以助軍勢  
此為中策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此下策也上  
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及朝廷今豈非以朕總師親臨  
大江合綱之意乎辛酉降詔獎之 戊辰趙鼎言張孝  
純李鄴子弟復在近僚可見陛下德意乞降詔示從偽  
之臣他日來歸亦不加罪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  
幸汙於僭逆皆朕之過朕備嘗艱難不忘恢復蓋欲拯  
之塗炭咸與惟新要使人人知朕此意僉書樞密院胡

松年曰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臣知中興有期矣右司  
諫趙霈言乞令有司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以節浮費  
辛巳上謂宰執曰霈此疏極關治體纔過防秋便可行  
之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皆如此何患不能協濟正恐  
敵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  
此可以為戒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江上視師趙鼎  
事實曰浚在江上時敵在滁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鼎  
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



勝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庶不倉猝萬一敵渡江即再降指揮方始謂之親征陛下當親總衛士直趨常潤督諸軍乘其未畢辦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過不住則駕由他道復歸臨安留兵堅守吳江金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不再集矣三衙楊沂中吳錫見鼎言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方遣二君率兵趨常

潤合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他無術也二人同聲曰  
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二公隨駕之  
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二人懼而退朝  
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事不動尤為難也 奉使  
魏良臣等自金回張浚過之間以金事及大帥之語良  
臣謂金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  
家為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等再往浚  
密奏不可 十二月乙亥朔良臣等至平江府侍御史

魏珣亦言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勵諸將力圖外禦遂不復遣 朱勝非間居錄曰初秦檜自京城隨金人北去為彼大帥達蘭任用至是達蘭統兵侵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數問檜且稱其賢逮檜再相力薦良臣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彌其言耳 魏

良臣進奉使語錄言金人比至天長縣得親筆手詔墨本謂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丁丑上謂宰執曰向下詔丁寧欲刑無寬爾胡松年曰臣伏覩詔書載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其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使  
敵人讀至此能無懼乎 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  
擴為沿江制置使軍於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  
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 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偽官朱從已卯上  
語宰執欲釋之既而曰先軫有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慙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諸將方與  
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

此皆吾民誠不必殺 乙酉宰執薦進士王蘋賜出身  
除正字上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官於朝大抵儒者  
不能通世務所謂腐儒胡松年曰治天下安用腐儒上  
曰然蘋侯官人也 庚寅上因論十二夜太陰犯昴宿  
有司以為敵滅之象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  
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趙鼎曰正當修人  
事以應之 辛卯上謂宰執曰韓世忠近進鱖魚鮓朕  
戒之曰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而貢口味

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沈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此  
諸將敢不用命世忠能擒劉豫父子羈致行闕誅之而  
分醢於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也 乙未川陝宣撫副  
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不忘本朝之意又府州折可  
求族屬列狀申玠見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當為內  
援以擊敵戊戌上謂宰執曰此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  
致亦見人心憤北敵也 知樞密院張浚至鎮江府召  
大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與議且勞其軍既部分諸將

乃留鎮江以節制之於是世忠與金帥烏珠書謂張樞密已在此矣浚因奏捍禦次第且言相持既久恐有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金必不能遽為衝突參知政事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金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先是太史言來歲正月朔日當蝕侍御史魏砀請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春秋日蝕必書謹天戒也已

亥乃詔百職各為朕講求所以消變弭災者 辛丑金  
人之衆屯於竹墩會雨雪乏糧又聞上親征而其主晟  
病篤萬戶韓常勸烏珠曰士無關志苟強驅之過江必  
多叛者况吾君疾篤內或有故惟速歸為善烏珠聽之  
聞於諸寨一夕遁去方遣人馳諭劉麟劉猊倉皇棄輜  
重北走麟既歸乃率僞官上言略曰以中原制江表強  
弱之勢何啻得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於河北  
山東之地然後為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



強者能自保一隅有不道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非一也於是豫以其言曉示僞境 初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然棄淮保江知府仇愈得詔急錄以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間道告急上命以官及敵進據壽春愈率兵出奇直抵城下敵戰敗欲走渡淮是月金增兵復來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無一還者遂求救於京西制置使岳飛飛遣統制官牛皋及愛將徐慶以二千餘騎造廬既見愈坐未定金驅甲騎五千且破城矣皋與慶

以從騎出城遙謂金人曰牛鼻在此爾輩胡為見陵乃  
展幟示之金衆愕然臯舞袖徑前敵疑有伏即奔潰臯  
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或問趙鼎敵何以  
遽遁鼎曰敵衆雖盛特因劉豫邀請而至既非本心當  
擇利乃進故不如前日之亡命也 是歲道君在五國  
城一日諭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  
事多矣深欲著錄未有其人詢之蔡絛以謂文學無如  
卿者高居東山躬稼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

晦將為後世之戒道君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  
未嘗呼名每有使令則溫顏諭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五年

歲在乙卯

春正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丙辰上謂

宰執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事均一體或有官非其所當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須待論列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得人則萬事皆治矣趙鼎曰臣等驚怯何足仰承聖訓然為治之要在於用人陛下以此訓臣可謂得其要矣 己未金兵

之遁也留程師回張延壽為收後二將彼中之驍將也至是張俊命統制官張宗顏引兵追及之繼又遣統制官王進等邀其歸路薄之於淮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以俊為浚既降始悟曰吾以為張樞密今乃關西也行宮留守孟庾請上還臨安府從之金之薄淮也劉光遠遣統制官鄺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偽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麟遣統領官李知柔以衆三千助之瓊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

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奏至上謂宰執曰  
許約為劉豫結連楊么乃劫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  
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朕下方圖復中原倘示大信  
安反側臣見壺漿載道以迎王師矣 初金之故主旻與

今主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旻在日以晟為安班貝勒

原作諸版字極

烈今改正下同

安班貝勒者儲嗣之位也及晟代旻即捨

己之子宋王宗磐而以旻之長孫梁王亶小名哈爾滿

原名

蜀刺馬今

改正下同

者為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月晟卒宋

王宗磐與旻之子涼王固倫

原作固倫今改正

及左副元帥尼瑪

哈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尼瑪哈自去歲為鄂勒琿

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鄂勒琿達蘭諸帥自江上回

至燕山悉赴晟之喪初晟已謚旻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至是亶謚晟為文烈皇帝廟號太宗 二月丁丑上自平

江府還臨安府 己卯上次秀州 壬午上至臨安府丙

戌右僕射趙鼎除左僕射張浚除右僕射並平章事浚兼

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先

議定張浚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方鎖院之  
夕鼎密啟曰宰相無事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  
洎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  
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材專任於鼎矣 喻樗語錄曰  
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密  
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  
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  
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



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庚子宗正少卿范冲請以近詔  
羣臣條對倣治平故事編類進入乃以命學士孫近直  
學士院胡交修而殿中侍御史邵武謝祖信又言羣臣  
所條利害既上御府願親省覽或俾大臣分閱擇可用  
者奏行從之 故事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辛丑趙鼎奏  
直史館范冲於臣為外姻願改授張浚上曰安可以冲  
故廢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事之地可無辭遂詔  
鼎兼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人不當以鄉

問親屬為嫌更宜訪寒畯癸卯上謂宰執曰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為遠計也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為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稱伊川門人者却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月鼎始薦樗改官除正

字誥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擣以此頗為衆所嫉徽猷閣待制胡安國亦師願者也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擣耶乃敢托於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部侍郎於是有所伊川三魂之目鼎為真魂居正為強魂言其多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為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襄陽張嶽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劉豫罷什

一之法改行五等税法 閏二月丁未端明殿學士僉  
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請外詔以舊職知宣州 川陝宣  
撫使盧法原請上供物帛自去年以後仍充贍軍已酉  
上謂宰執曰祖宗內帑本以備邊宜從所請趙鼎等曰  
陛下捐內帑以贍軍此帝王盛德事也 詔臨安府依  
舊帶浙西安撫鎮江府帶松江安撫既而鎮江守臣劉  
寧止請撥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屬沿江安撫  
司從之寧止歸安人也 庚午宰執奏中書舍人劉大

中繳大理評事李洪試大法改官事趙鼎曰法以弼教  
宜崇獎之上曰不崇獎之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雖  
別一科人命所繫亦宜重其選也是月都督張浚出  
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諭上旨  
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渡江  
於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安撫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  
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而還侍御史張致遠殿中  
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交章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瓌

討賊無功乞正其罪詔罷瓌管軍仍降充團練使絢丹陽人也瓌軍一萬五千撥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三

月乙亥趙鼎薦荆南鎮撫使解潛名為主管馬軍司公事初靖康中潛副李綱宣撫河東鼎在綱幕中與潛有舊至是引用之先是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以憾不濟師不餽糧及不給降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既而法原卒於閬州宣撫司事今副使吳玠權主

行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已至楚州遣屬官陳桷等  
赴闕左僕射趙鼎奏臣已細詢桷據言韓世忠已過淮  
南視控扼之所桷今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浚分占江  
上同負此責臣以通泰鹽利為重乞飭世忠且在承楚  
捍敵或采石等淺處有警即令引全軍趨江東或浙西  
而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桷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  
非便臣與桷議欲令遷平江桷以為然此亦張浚之意  
也 乙酉左僕射趙鼎奏乞遣中使傳問宣撫上曰當

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遂輟玉瓶賜之鼎曰陛下御府寶器以寵大將深得駕馭之術矣是日趙鼎奏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閱皆實綱近日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嚮辟少年浮躁之士為屬致有所累上曰屬官須老成更練鼎曰誠如聖諭初張浚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浚與綱會既除舊隙遂相厚善至是浚入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綱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朱



勝非閒居錄曰舊制御膳日進一百二十品淵聖減作四十品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而已巡幸東南駐蹕郡解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雖大禹之勤儉不是過也大臣密侍帷幄目覩盛事固宜仰體德意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衣服飲食極於美麗每饗客餽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

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綱驢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鏤銀裝飾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杞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杞死諸大將以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頤浩為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孺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頤浩六十七歲矣趙鼎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

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建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  
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  
香煙氣氤氲合於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  
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省寺官所喜  
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云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  
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  
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  
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辯而

不辯也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俶  
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  
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  
彷彿舊例立為轉員之法始合祖宗舊制而軍政明矣  
金主亶升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奉  
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金官為之參定其制以太  
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  
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

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為兼職元帥府仍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僉書院事太宗正府置判同判同僉書事宜徽院置左右使同知僉書事六部初置吏戶禮三部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

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  
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  
檢左右衛將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  
置卿少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  
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  
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為榮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則轉  
一官此其大略也初金之故主晟兄弟相約互傳位於  
其子孫時亶既立於義當復用晟之長子宋國王宗磐

為安班貝勒兼元帥之職而亶不遵初約及定官制以三公居都元帥上又左副元帥尼瑪哈右副元帥烏克紳皆亶所忌至是以宗磐為太師領三省事易其儲嗣之位封尼瑪哈晉國王亦領三省事又除烏克紳左丞相皆以相位易其兵柄而冀王鄂勒琿魯王達蘭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磐失望其後以至謀變蓋兆於此也未幾鄂勒琿死以達蘭代之而進左監軍烏珠為右副元帥夏四月甲辰朔言者請倣景德會計錄列紹興

以來歲計量入為出詔送戶部戊申本部先纘到去歲  
收支數餘乞容續錄從之 初太廟神主寓於温州歲  
時薦饗委之守臣司封郎官林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  
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攷  
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  
府建太廟遣權太常少卿沙縣張銖迎至行在既而奉  
安上行款謁之禮明年親征遂奉木主以行 先是侍  
講范冲乞依仁宗通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



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從其請親御宸翰寫成二圖  
庚戌上以語宰執於是趙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且曰  
沖以世官入侍經幄乞修故事宜也沈與求曰宋璟獻  
無逸圖以為元龜今宸翰昭回非璟所獻之比陛下方  
夙夜自警則恢復可期天下幸甚 乙卯詔直寶文閣  
曾紆齋其父布所著正論赴闕中道除紆知信州戊午  
上謂宰執曰昨閱曾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趙鼎曰臣嚮  
官陝西嘗見此乃布親筆近復得於紆處蓋相去二十

年矣宛然如故沈與求曰韓璜言紆造正論蓋不知其  
詳也上顧鼎曰布有奏藁薦陳瓘等十餘人卿跋尾具  
言曾見正論鼎曰臣誠有之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  
糶己未宰執奏欲每日糶一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  
艱食官為發廩則穀價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  
臣等期有以副聖意官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糶上曰  
富家惟務厚藏而不知散鼎曰厚藏而不知散所以致  
富及子孫驕奢妄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

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馴致禍亂亦可以  
為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  
詩是也今陛下念祖宗創業艱難日復一日臣知勘定

有期矣甲子道君皇帝崩於五國城聖壽五十有四

後太后回鑾  
知是此日

先是道君嘗命隨行王若冲錄北遷事跡

未克成書丙寅淵聖申命若冲以謂先王嘉言善行不  
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  
絳提點未幾書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

徽猷閣待制程昌禹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  
禹都督府叅議官乃移知岳州程千秋代之千秋在岳  
時賊已願出降及至鼎始覺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  
湛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湛所領蔡兵以  
捍賊是夏金主亶以其國有親喪慮本朝乘而代之  
令右副元帥烏珠屯於黎陽而左副元帥達喇歸祈州  
初金攻熙河蕃漢官盡降隴右郡王趙懷恩乃攜老  
小入蜀至是乞依兄懷德例別帶一職五月己卯詔除

懷恩正任觀察使 辛巳上殿官李椿年言歲鬻度牒不下萬數是失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報吳生男女有賞嫁娶不時有罰今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年而後報吳椿年曰陛下知此道矣願斷而行上首肯之椿年浮梁人也 己丑左司諫趙需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昨丁陽九厄運比者皇威始震仇讐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天其或者殆將悔禍所謂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一日忘也漢

光武初定天下馮異來朝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庠沲  
麥飯異頓首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  
車之恩唐太宗既平高昌魏徵舉小白無忘在莒之事  
以戒之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  
也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無忘扈從時則恢復可  
期矣辛卯詔霈論奏得諫臣之體今尚書省寫成圖進  
入時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  
天資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記至是

趙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內以為資善堂欲令就學  
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  
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  
而前代帝主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而陛下  
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  
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孟庾  
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已  
亥以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宗正少卿范冲起居

郎朱震並為資善堂翊善震邵武軍人也 趙鼎事實  
曰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  
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  
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沖朱震為翊善朝  
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  
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沖天生此二人為今  
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  
閣之日適張浚在外故愴人得以間之始見疾矣 都



督張浚謂楊么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寨載老小于船中而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此朝廷以夏多水潦必冬乃出師故寇得併力而我多不利今乘其怠而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復合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則有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而兵將未必喻此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奏請自行上許焉浚

因辟樞密都承旨馬擴為都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  
大使席益獲楊么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囚之浚行  
至醴陵縣名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  
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禾稼必乏食且餒死矣不如早降  
不死數百人歡呼而往及潭州而首領黃誠周倫等先  
請受約束然嘗殺招安使人猶不自安浚令岳飛分屯  
鼎澧益陽壓以兵戈飛至鼎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  
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

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公黨殺  
公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 六月甲辰言者謂康  
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  
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  
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三省  
同批旨密院官押劄子庚戌詔從之 甲寅以久旱詔  
禁屠以禱雨右諫議大夫趙需言自來斷屠止禁猪羊  
而不及鵝鴨請併禁之中書舍人胡寅見需疏曰一疏

無三百言而用鵝鴨字以十數況諫職乃及此乎聞敵  
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攻當以鵝鴨諫議拒之  
時人以為名對 戊午詔贈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五  
官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洵仁兄弟相繼執政專以諂諛  
固寵望賜追寢戊寅詔從之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  
官職後亦稍稍擢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  
夙有此志是以身任之因大中繳洵仁辭頭遂歷言熙  
豐祐聖崇觀政事人材善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即

詔榜之朝堂 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  
可攻復欲還朝為防秋之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圖  
白浚曰此易擒耳浚曰此妨防秋之備飛請浚少留八  
日擒之浚乃遣飛往初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浚郝政  
領兵二萬餘慢王瓌不稟其令以此無功飛始至鞭士  
安以折其氣使為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  
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  
走悉乘舟入據水寨賊將陳瑄內變刼偽太子鍾子義

船獲金交牀與龍鳳輦等詣飛降楊么赴水死黃誠周  
倫遂挾子義奔潭州都督府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  
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恃險固守飛擇善罵者二千  
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流下填滿乃長驅入營遂  
擒賊誠果應飛來之識於是浚言除楊么就戮外招到  
黃誠周倫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 李龜年記楊么  
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陸襲則入湖水攻則登岸  
賊中為之語曰有能害我須是飛來蓋言其險非有羽

翼莫能近也俄詔用岳飛適值大旱而湖水涸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為巨筏無數賊意謂以木筏塞諸港汊賊戰敗急趨舟欲出湖而港汊木筏已滿舟為所礙不能遁戮死而外盡招降之飛來之讖於是乎驗初張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議令移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與初議小異浚遂請祠上乃降詔諭世忠且謂宰執曰世忠移屯既略如議浚復何疑趙鼎曰臣等已作書報浚而世忠將董敗亦自謂他日有警老小必

還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曉此意至是董旼攜親  
筆詔至軍前世忠拜詔感泣軍情共戴聖恩





